

玉壺清話

點校說明

玉壺清話又稱玉壺野史，宋僧文瑩撰於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）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野史一名始見於元人南溪詩話，其實早在南宋孝宗時期，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已引爲玉壺野史了。

文瑩字道溫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約生活於真宗至神宗朝期間，嘗居西湖之菩提寺，後隱於荊州之金鑾。生平事迹傳世很少，與之過往二十年的劉摯亦「不知其始何爲落於方袍中」。他雖混跡縉流，却頗負詩名，尤潛心野史，注意世務，多與士大夫交遊。所撰玉壺清話對五代後期的南方政權的興衰，和宋初統一過程中的傳聞軼事，多有記述，爲今天研究五代和北宋的歷史保存了一部分有價值的資料。

玉壺清話一書，早在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中已有著錄，其後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、元脫宋史藝文志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，皆著錄爲十卷。至明正統六年（一四四二），楊士奇於文淵閣書目中載爲「玉壺野史一部一冊闕」，然闕損詳情，不得而知。清人吳翌鳳於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在本書跋尾中則稱，玉壺清話「明朝只傳五卷，吳人吳岫訪得後五卷，四明范

欽又從岫借鈔，始成完書」。但是，元末明初成書的說郭引述玉壺清話的十四條記事，見於本書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卷，明初編成的永樂大典的現存殘卷中，仍有引自玉壺清話的兩條記事，其中卷一九七八九之「真宗中年多不豫」條記事，正見於本書之卷六。可見，玉壺清話一書於明初仍爲十卷完本，編修永樂大典之後，方始散闕，後經范欽等人輯合成十卷刊行於世。點校過程中，又分別從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和永樂大典中檢得「建隆三年賜近臣冬服」、「數達官以詩知名」、「吳僧贊寧爲僧錄」、「夏鄭公出鎮長安」及「圓覺大師善詳夢」等五條逸文，說明雖經搜訪輯合，是書仍不免有文字散落。現將已獲之逸文附錄於後，或可稍補其闕。

又本書卷九李先主傳中屢有中主事迹，卷五「楊徽之十聯詩」條誤以寒食詩爲江行詩，且與皇宋事實類苑所引該條記事相較，各詩排列次序亦迥然不同。此類竄亂之迹，或產生於本書散而復合的過程之中。

這次點校是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爲底本，校以墨海金壺叢書、守山閣叢書、五代小說大觀本及類說類苑、說郭等所引玉壺清話，並參校了隆平集、舊五代史、馬令南唐書、新五代史、續資治通鑑長編、陸游南唐書以及宋史等史籍。對底本中原有吳翌鳳、鮑廷博等人所作注文，仍以小字單行保留。點校中疏漏錯誤之處，請讀者指正。

點校工作得到徐光烈先生熱情指導，即此致謝。

楊立揚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目錄

自序	一
卷一	一
卷二	二三
卷三	二三
卷四	三四
卷五	四四
卷六	五七
卷七	六五
卷八	七六
卷九	八六
卷十	九六
佚文	一〇八

附錄	一〇
----	----

文瑩師詩集序 鄭獬	一〇
文瑩師集序 劉摯	一一
代書寄文瑩道人 劉摯	一二
謁金鑾瑩禪師 劉摯	一三
九日病起寄文瑩 劉摯	一三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	一四
吳翌鳳跋	一四
鮑廷博跋	一五
張宗泰跋	一六

玉壺清話卷第一

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，君臣謹浹，談笑無間。一云「君臣謹笑無間」。忽問：「塵沾尤佳者何處？」無「尤」字。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，亟令進之，徧賜宴席。上亦頗愛，問其價，中貴人以實對。（一）上遽問近臣曰：「唐酒價幾何？」無能對者，唯丁晉公奏曰：「唐酒每升三十。」（有「錢」字。）上曰：「安知？」丁曰：「臣嘗讀杜甫詩曰：『蚤來就飲一斗酒，』」一云「蚤來相就飲一斗」。恰有三百青銅錢。是知一升三十錢。上大喜曰：「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。」

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，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，一作「徐遜」。遂以水試於玉堂。一小璫傳宣於公，見之不識其名，因密奏。既曉，（二）太宗召對，問曰：「卿所玩者，得非欹器乎？」公奏曰：「然。」亟取進之於便坐，上親試之以水，或增損一絲許，器則隨欹，以水「一作「其水」」。合其中，則凝然不搖。上歎曰：「真聖人切誠之器也。」公奏曰：「願陛下執大寶神器，持盈守成，皆如此器，（無「皆」字。）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矣。」一云「可以與天地同久」。上徐笑謂公曰：「若腹之容酒，得此器之節，（一云「若平時飲酒得此器節之」。安有沈湎之過耶？」蓋公嘗嗜飲過中，故託此以規之。（無「以」字。）易簡泣謝慙佩，慙「一作「感」」。上親撰欹器銘及草書誠酒詩以賜焉。

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，兩制、館閣皆以詩寵其行，因進呈。真宗深究詩雅，時方競務西崑體，磔裂雕篆，「篆」一作「鏤」。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，止得八聯。晁迥云：「夙駕都門曉，微涼苑樹秋。」楊億止選斷句（三）：「關榆漸落邊鴻過，」過「一作度」。誰勸劉郎酒十分。朱巽云：「塞垣古木含秋色，祖帳行塵起夕陽。」李維云：「秋聲和暮角，膏雨逐行軒。」孫僅云：「汾水冷光搖畫戟，蒙山秋色鏤層樓。」錢惟演云：「置酒軍中樂，聞笳塞上情。」都尉王貽永云：「河朔雪深思愛日，并門春暖詠甘棠。」劉筠云：「極目關山高倚漢，順風雕鶚遠凌秋。」上謂綜曰：「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，凡抵治遣從事者，以題咏述懷寵行之句，多寫於佛宮道院，」院「一作字」。纂集成編，目太原事績，目「一作日」。後不聞其作也。」綜後寫御選句圖立於晉祠。綜，名臣也，少孤，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，遵誨遣綜貢馬于朝，一本「董遵誨」句下云：「遵誨以從事遣綜貢馬于朝。」還日，太祖解真珠盤龍帶，遣綜齎賜遵誨。綜時年十六歲，奏曰：「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，陛下解寶勒賜之，臣竊恐勳臣別立殊績，陛下當何以爲賜？」敷奏清雅，辭容秀徹。太祖愛之，謂左右曰：「兒非常材。」從容謂之曰：「吾委遵誨以方面，不得以此爲較。」後雍熙二年，擢第于梁顥榜中。同年錢若水深器之，推挽於朝。

興國中，太宗建秘閣，選三館書以實焉，命參政李至端掌。一日，李昉、宋琪、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以觀，至性畏慎，拒曰：「扃鑰誠某所掌，籤函巾幕，嚴秘難啓，柰諸君非所職，竊窺不

便。」三人者笑謂至曰：「請無慮，主上文明，吾輩苟以觀書得罪，不猶愈他咎乎？」因強拉秘鑰啓窺。至密遣閣吏聞奏「上」知之，亟走就閣賜飲，仍令盡出圖籍古畫，賜昉等縱觀。昉上言：「請升秘閣于三館之次。」從之。仍以飛白閣額賜之，及賜草書千字文。至請勒石，上曰：「千字文本無稽，梁武帝得鍾繇破碑，愛其書，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，文理無足取。夫孝爲百行之本，卿果欲勒石，朕不惜爲卿寫孝經本刻於閣壺，一無「壺」字。以敦教化也」上。」

熙寧元年，狀元呂公湊爲京尹，上殿進劄子，時府推官郎中周約隨趨於後。今上忽問呂曰：「卿體中無恙否？」呂對曰：「臣無事。」斯須又問：「卿果覺安否？」呂又對曰：「臣不敢強。」時呂公神彩氣餒，略無少虧。將退，又問周曰：「卿見呂湊如何？」周對曰：「以臣觀湊，似亦無事。」亦「一作是」。 呂出殿門，深疑之，整巾拂面，索鏡自照，問周曰：「足下果見湊如何？」周曰：「龍圖無自疑，容彩安靜。」果數日感疾，迤邐不起。此較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夙見，一本云「殊異凡見」。況他事可昧天鑒哉？周中立責授巴陵，親語其尉朱元明。元明，佳士也，敢妄說乎？

景德三年，有巨星見於氏之西（*），光芒如金圓，無有識者。春官正周克明言：「按天文錄，荊州占，其星名周伯，語曰：「其色金黃，其光煌煌，所見之國，太平而昌。」又按元命苞，此星一曰德星，不時而出。」時方朝野多歡，六合平定，鑾輿澶淵凱旋，方域富足，「方」一作「萬」。賦斂無橫，宜此星之見也。克明本進士，獻文於朝，召試中書，賜及第。

太宗將親攻范陽，李南陽至參大政，以二策抗疏爲奏：「願陛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、敦龐多福、克荷功名者，授宸算，付銳兵，俾往征之，大駕不出京輅，恭守宗祧，慰撫黔庶，示敵人以閒暇，策之上也。」大名、河朔之咽喉，或暫駐清蹕，揚天威以壯軍聲，策之中也。若其邊霜朔雨，朝塵夕埃，飜龍鳳於旗常，擁貔貅於鑾輅，勞侵黼宸，士失耕農，非愚臣所知也。」疏既入，繼以目疾求退，士論嘉之。

曹武惠彬始生，周晬日，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，觀其所取。武惠左手捉干戈，「捉」一作「提」。右手取俎豆，斯須取一印，餘無所視。後果爲樞密使相，卒贈濟陽王，配享帝食。公雖兼將相之領，不以爵祿自大。造門者，皆降廡而揖。不名呼下吏，吏之稟白者，雖劇暑，不冠不與見。伐江南、西蜀二國，諸將皆輜載而歸，惟公但圖史衾簞而已。爲藩帥，中途遇朝紳，必引車爲避。過市戰，其傳呼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，恐壅遏市井。性仁恕，清慎無撓，強記，善談論。清白如寒儒，宅帑無十日之畜，至坐武帳，止衣弋綈紵袍，素胡牀而已。^{〔七〕}征幽州，偶失律於涿鹿，素服待罪。趙參政昌言請案誅。朝廷察之，止責右驍衛上將軍，未幾遂起。趙參政自延安還，因事被劾於尚書省，久不許見。時公已復密使，「云：『時公已樞密使。』」三抗疏，力雪之，方許朝謁。士論歎伏。子璨，天禧二年授使相，拜制未久而卒。案宋史：彬子七人：璨、珙、瑋、玘、昉、琮。璨以天禧三年授河陽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卒。他本作「琮」者非。或又誤作「璞」。

太宗將蒐漁陽，李文正昉抗疏力諫曰：「臣聞古哲王之制，國方五千里，務安諸夏，不事要荒。豈威德不能加乎？蓋不欲以四夷勞中國。陛下豈不聞秦成五嶺，漢事三邊，道殣相枕，戶籍消滅，一人失道，億兆惟毒！然而開遠夷，通絕域，必因魁傑之主，濟以好事之臣。所以張騫鑿空，班超投筆，或以重寶結之，或以彊兵懾之，投軀於萬死之地，快志於一朝之憤。煬帝規模廣遠，欲吞秦、漢，自勞萬乘，親出玉關，關右流沙騷然，民不聊生。觀陛下云「不願陛下」。又欲事煬帝、秦、漢之事」云云。公居常奏論皆雍容和婉，未嘗有逆鱗之節，此疏之上，士論駭伏。後果伐燕無成，太宗方憶前疏忠鯁，始賜手詔，厚諭其家。「論」一作「謝」。

太祖初有事於太社，時國中墜典「中」一作「初」。多或未修，太社祝文亦「舊式」，詔詞臣各撰文，謄錄糊名以進。上覽之，謂左右曰：「皆輕重失中。」獨御筆親點一文曰：「惟此庶乎得體。」開視之，乃竇儀撰者。文曰：「惟某年太歲月朔日，宋天子某敢昭告於太社，謹因仲春、仲秋，祇率常禮，敬以玉帛，一元大武，柔毛剛鬣，明粢香其，嘉薦醴齊，備茲禋粢，用伸報本。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，惟神品物賴之，載生庶類，資以含洪。方直所以著其道，博厚所以兼其德，有社者敢忘報乎？尚饗。」遂詔儀定其儀注。公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，繼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，配坐之饌自左闥入。皇帝詣盥洗之儀，竝如圓丘。事具本文。詣太社樽所，執樽者舉罍。贊酌醴齊，太常卿引皇帝於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，太祝持版進於神坐之右，西

向，跪讀祝文。

黃夷簡閒雅有詩名，在錢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。開寶初，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〔^{（一）}〕，遣夷簡謝於朝。將歸，上謂夷簡曰：「歸語元帥，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，規模華壯，不減江浙，兼賜名『禮賢宅』，以待李煜與元帥，先朝者即賜之。今煜幅疆不朝，吾將討之，元帥助我乎？無爲他謀所惑，果然，一作『果爾』。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。向克常州，元帥有大功，俟江南平，可暫來相見否？無他，但一慰延想爾，固不久留，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，豈敢自誣？即當遣還也。」夷簡受天語，俛首而歸，私自籌曰：「茲事大難，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，胡以爲對？」殆歸〔^{（二）}〕，見俶，因不匿，盡以天訓授之，遂稱疾於安溪別墅，〔^{（三）}〕一作「業」。保身潛遁。夷簡山居詩有「宿雨一番蔬甲嫩，春山幾焙茗旗香」之句。〔^{（四）}〕山，一作「風」。雅喜治釋。咸平中〔^{（五）}〕，歸朝爲光祿少卿，後以壽終焉。

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。學星術於王處訥，從太祖北征，處訥諭訓曰：「云『預謂訓曰』。〔^{（一）}〕庚申歲初，太陽躔亢宿，亢怪性剛，一無『怪』字。其獸乃龍，恐與太陽竝駕，若果然，則聖人利見之期也。』至庚申歲旦，太陽之上復有一日，衆皆謂目眩，以油盆俯窺，果有兩日相磨盪，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。處訥幼夢持鏡照天，列宿滿中，割腹納之，遂通曉星緯之學。太祖即位，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歷以獻。上嘉納之，即改名曰應天歷，御製歷序。處訥謂所知曰：「此歷更

得此道也。」遂賜顧素先生。

戚同文，宋都之真儒，雖古之純德者，殆亦罕得。其徒不遠千里而至，教誨無倦，登科者題名於舍，凡孫何而下，七榜五十六人。不善沽矯，吳校云「不善治家」似誤，「不善」或是「不喜」。鄉里之飢寒及婚葬失其所者，皆力賑之。好爲詩，有孟諸集。楊侍讀徽之守南都，召至郡齋，禮遇益厚，唱和不絕。楊謂君曰：「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，以足下純白可侔，僕輒不揆，已表於朝，奏乞堅素之號，未知報否？」後果從請。及設舊學百餘楹，遇如庠序之盛。州郡惜其廢，奏乞賜額爲本府書院，命奉禮郎無「郎」字。戚舜賓主之，即綸子也。

李南陽至嘗作元宮賦，其序略曰：「予少多疾，羸不勝衣，庚寅歲冬夕，忽夢遊一道宮，金碧明煥，一巨殿，一寶牀，巋然於中。一金龍蟠踞於牀之上，碧髯金鬣，光射天地。旁有綠衣道士，轉眄若品電，謂余曰：『此元宿之宮也。大象無停輪，宜速拜之，汝將事此龍，積疾亦消。』予將拜，龍輒先拜至。」至道初，云「龍輒先拜」云。太宗立真宗爲皇太子，命公與李沆相竝爲賓客，無「相」字。太宗成真皇曰：「二臣皆宿儒重德，不可輕待，吾選正人輔導於汝，宗基國本，吾無慮矣。」真宗恭稟皇訓，見必先拜，符元宮之兆也。

李集賢建中，冲退喜道，「」一作「恬」。處搢紳有逍遙之風。善翰札，行筆尤工，至於草隸分篆，俱絕其妙，人得之則寶焉。爲詩清淡閒暇，如其人也。有杭州望湖樓詩：「小艇閒撐處，湖天

景物微。春波無限綠，白鳥自由飛。落日孤汀遠，輕烟古寺稀。時攜一壺酒，戀到晚涼歸。」西湖詩有「漲煙春氣重，貯月夜痕深」之句，皆類於此。晚喜洛中景物，求留司〔一〕。園池亭榭，蕭灑自如，每喜誦楞嚴經中四句云：「將聞持佛佛，何不自聞聞，聞復翳根除，塵消覺圓淨。」凡起居皆詠之。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，時號稱職。

真宗爲壽春郡王開府，太宗詔宰臣：「爲朕選端方純明，有德學，無過闕臣僚二人爲王友。」僉擇累日，「僉」作「檢」。惟得崔遵度、張士遜爾。遵度與物無競，口未嘗言是非，清潔完如，「作」作「完好」。不喜名勢，掌右史十年，每立殿墀，匿身楹檻之外，以避顧眄。善琴，得古人深趣，著琴牋十篇。鳴琴於室，妻子殆不得見，通夕只聞琴聲。張士遜鄧公，生均州鄖鄉深山間，始冠已有純德，稱於鄉里。京西作西京。舊有淫祀曰大戒，其設頗雄，立二十四司、三十六門。公幼往觀之，其巫傳神語曰：「張秀才請於中書門下坐。」後果以師儒之重相仁廟，出處皆太平，壽八十六。

長安巨冢壞，得古銅鼎，狀方而四足，古文一十六字，人莫之曉。命中正辨其篆，曰：「此鳥迹文也。其詞曰：『天王遷洛，岐，鄠錫公。秦之幽宮，鼎藏於中。』」命杜鎬考其事，曰：「武王克殷，都於鄠、鎬，以雍州爲王畿。及平王東遷洛邑，以岐、鄠之地賜秦襄公。篆曰『岐、鄠錫公』，必秦襄之墓也。」後耕人果得折豐碑，刻云「秦襄公墓」。中正有字學、篆、隸、行、艸盡精，與徐鉉校

定說文，又同吳楊文舉撰雍熙廣韻，吳本云：「吳鉉、楊文舉」云云。遂值史館，一無「史」字。篆太宗神主，藏太室西壁，及篆諡寶，遂賜金紫。益州華陽人也。

太祖問趙韓王：「儒臣中有武勇兼濟者何人？」趙以辛仲甫爲對，曰：「仲甫才勇有文，頃從事於郭崇，教其射法，後崇反師之。瞻辨宏博，縱橫可用。」遂召見。時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，更不暇他試，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射。仲甫輕挽即圓，破的而中。又取堅鎧令擐之，若被單衣。太祖大稱愛。仲甫奏曰：「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，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，臣雖遇昌時，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，一弧一矢，其誰不能？」上慰之曰：「果有奇節，用卿非晚。」後敷歷險易，雍熙三年參大政。公嘗爲起居舍人，使契丹，虜主曰：「中朝黨進者，真驍將也。如進輩有幾？」虜所以固矜者，謂進本虜族，中國無之。公亟對：「若進輩鷹犬驚材爾，行伍中若進者，不可勝數。」虜主少沮，意欲執之，辛曰：「兩國以誠講好，今渝約見留，臣有死而已。」嘗笑李陵輩苟生甘恥於羊酪之域，無足取也。契丹因厚修遣禮送之，度其志必不可奪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中貴人以實對

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（以下簡稱類苑）卷一五引玉壺清話及曹秋岳學海類編

集餘玉壺詩話「實」下有「價」字。

〔二〕既曉 張海鵬墨海金壺、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作「既晚」，宋史卷二六六蘇易簡傳作「晚朝」。

〔三〕楊億止選斷句 玉壺詩話「止」作「詩」。

〔四〕至密遣閣吏聞奏 「吏」原作「使」，據墨海金壺、守山閣叢書本改。

〔五〕以敦教化 「教」字原脫，據陶宗儀說郛一百卷本卷八引玉壺清話、宋史卷二六四李至傳補。

〔六〕有巨星見於氏之西 「氏」上原衍「天」字，據宋寶慶建安堂手抄本曾慥類說（以下簡稱手抄本類說）卷四六下、宋史卷四六一方技傳刪。

〔七〕止衣弋綈紵袍素胡牀而已 類說卷五四引玉壺清話作「正衣冠綈紵素而已」。

〔八〕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 宋史卷四八〇吳越錢氏世家「耀武」下有「宣德守道」四字。

〔九〕殆歸 疑「殆」爲「迨」之誤。

〔一〇〕咸平中 「咸平」原作「太平」，據墨海金壺、守山閣叢書本及說郛卷八引玉壺清話、宋史卷四一文苑傳改。

〔一一〕太宗詔修之 類苑卷四五引玉壺清話此下有「太宗善望氣」等一百零七字，現見於文瑩湘山野錄卷中。

〔一二〕忠獻王宏佐長子也 類苑卷五九引玉壺清話、宋史卷四八〇吳越錢氏世家「佐」上無「宏」字。

〔三〕太祖受禪「受」原作「授」，據墨海金壺、守山閣叢書本改。

〔四〕求留司「司」原作「居」，據墨海金壺、守山閣叢書本及類苑卷四二引玉壺清話、宋史卷四四一文苑傳改。